詩毛氏學

姚序

通伯於易篤信十翼而主費氏於詩篤信小序而主毛傳易費氏學成於合肥詩毛氏學則成於京師嘗舉以告永㮣曰吾之業是經也每得一解以告他人多不曉惟與子言甫發其端即能竟其緒終將以序屬子矣通伯既南歸江西饒敬伯爲印行又以書來相敦促竊謂六經之初訂也名物訓詁儒者咸能言之至微言大義又多親承於夫子不待解說而明其後各以所學相傳授懼其失真乃始爲之傳然去聖未遠但下一二語而經已可通故其辭甚簡時愈曠遠先師之傳或斷或續

匪特聖人之經不能明也即所謂傳者本以詁經而已先多不解者矣毛詩最後出專行於世傳文簡奧精深世不能盡知康成作箋別下己意自是諸儒或申毛或申鄭至唐正義出強毛以從鄭而毛傳愈晦清陳氏奐毛詩疏始一廓清之有功於毛氏矣然所疏者類偏於訓詁大義未能全發也毛義未明而詩旨猶晦竊嘗病之往者鄭東父告永概曰古人聰明豈下吾輩烏有吾輩皆知而古人乃故作拙謬不可通之解以立爲傳且何以爲大師乎故視爲拙謬之語苟肯精思豁然通貫而經旨乃明通伯是書搜采宏富至於微言大義每思

之及旬寢饋若迷久始冰釋所獲較陳氏爲大且多永概昔治詩未之有得也然讀通伯書可以彌宿憾矣故不辭而序之且載東父語以告後之讀經者丙辰五月

姚永概

陳序

雍乾以來有漢學屏宋人書不治嘉道以來有西漢學屏東漢人書不治治西漢學者以微言大誼爲職志顧必溝分今古文家法言尚書則伏生言春秋則董子言易則焦京言詩則齊魯韓其或失之誣且敝者不自知也門戶之見害之也桐城馬通白先生於易既成費氏學又成毛詩學三十卷博觀約取實事求是合於毛氏傳意者輯述之其不合者蔪置之無漢宋門戶并無今古文門戶故自韓氏詩傳與伏董之書下及宋元而後諸經說合鑪而冶與道大適爲之按語又皆絜淨精微

得温柔敦厚之恉非若唐孔氏僅以王肅述毛亦非江南段陳師弟之書號爲毛氏學者所可比擬求七十子之微言大誼舍此其奚適焉奉命校字既竟爰贅數言以識景仰蓋此書出而經學不得廢矣丁巳夏日象山陳漢章謹識

自序

予讀毛詩序至詩者志之所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曰嗚呼盡之矣漢儒司馬遷以爲備王道成六藝班固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而翼奉言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皆有得於詩教七十子之遺言也兩漢儒者說經曷嘗不務明大義然詩書當焚禁之餘去古久遠訓詁制度莫明明其粗者於其精者則引其端躍如也詁經之體固宜若是惟毛氏爲然唐詔儒臣采集衆說疏通證明亦多其粗者宋儒讀注疏乃益進而求其意旨之

所在久之人自爲說至廢序不用注疏束高閣矣今使讀同時人集去其前題而以意測其詩旨云何鮮有當者况出於古人二千餘年以上之詩篇哉古者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其觀風采詩進於王朝必記其詩所由作故序爲國史舊題無可疑也清代經師懲明季空腹高談之弊崇尚樸學於詩信小序宗毛鄭是已宋後儒者之說乃擯不與其考訂訓詁過唐代遠甚立漢學之名自標異然以校漢儒經注則見其辭益繁義益瑣是特唐人注疏之精者耳於孔子論詩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恉稍違異矣亡友鄭杲東父嘗論言語之體有二一

質一文質言如書辭達而已文言如詩一言可畢而故引申之直言易達而故含茹之於是有比興之旨有反復之辭有韻節之和有言外之思有纏綿悱惻之情有温柔敦厚之致其爲用也巽而易入所以救質言之窮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之諫疏也夫子論諫取其諷者諷莫諷於風雅之音矣召穆公諫弭謗稱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周公遭變爲詩貽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周人之諫十九以詩積數百年仁人志士之用心立言之法備矣王迹既息列國朝聘猶且賦詩以見志斷章以示諷予謂孟子言王迹息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春秋皆聖人經世之志之所存也然不通其辭則其義不著不博稽載籍逆之以意則其辭莫由通焉利祿之途開士人讀經卑者以資進取高者妄希歿世之名研精殫歲益瑣益繁無裨宏旨然而大義微言之寓於中者猶日習月誦漸漬而不自覺也陵夷至今日學校之中至以讀經爲厲禁嗚乎今天下風俗教化何如乎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有存焉者乎言治而不本之性情則其發見於事爲者無不暴戾恣睢而卒歸於壞亂廢經之說近起自光宣一二十年來而深入人心其效如此尚未知其所

極也予治詩一以毛傳爲宗三家之訓可互通者亦兼載之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到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切辭取其簡其有異解不加駁難是者從之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庚戌在京師始創稿至小雅而亂作乙卯再至都閉關蕭寺重理舊業甫錄清稿未及再校而世變復作浩然歸去饒君伯輿初訂交慨然謂時事不可知請任剞劂庶幾流布人閒不致遽泯予感其言舉稿付之逾歲印成書來索撰序言先是予在京寓所與東父故廬相望每治經獲一義畜一疑欲是正於人皆卒卒少暇悵歲月之還流艮友

之不作未嘗不蒼茫四望而傷心也今吾書成倉卒付
印不獨無東父之助且弗克從容自審一若禍變之至
有迫之不及待者是孰使之然哉以古昔志士仁人之
所用心吾聖人之所雅言諷誦歷代由之而治倍之而
殃禍立見者毀棄之曾莫之顧而吾與伯輿乃獨區區
於是其尤可慨也夫丙辰孟秋桐城馬其昶譔

詩毛氏學一

桐城馬其昶通伯著

國風一

周南　鄭康成詩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王夫之曰周召分陝而治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南則今南

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穎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與安鄖襄順慶保甯是已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孔穎達曰諸序皆一篇之義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並舉於此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曰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鄭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曰詩之六義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下卽次賦比興而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也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祖按此言作詩者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謹按此言采詩者鄭志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也詩序是國史所題此爲定論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曰風言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以其狹故也雅言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以其廣故也○謹按風雅之分有二此以所被之廣狹言上文故曰風云云是以體製言雅多直陳雅者正也風則諷諭也體製不同故雖天子詩亦有入國風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曰訓頌爲容解頌名也成功告神解頌體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云關雎之

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鄭曰從岐周被江漢之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孔曰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昶按於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於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互文也周召雖同施先王之教而凡陝東之國主之周公者尤飫聞周家先德如關雎麟趾諸篇多詠王之室內事故云王者之風若召南諸詩則多詠侯國事故曰諸侯之風其曰繫者以諸國非盡二公采地特分主東西而繫之云爾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成伯璵曰始者正詩也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昶按說文憂和之行也引詩布政憂憂今通作優至憂愁字說文作𢝊在心部與憂在夊部者不同憂在進賢

言其行之優裕和樂在進賢而非淫其色是說哀窈樂而不淫也下言哀而不傷王子雍之說得之

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王肅曰哀窈窕之未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昶按序本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說最得經旨此必當時詩人之知道者見文王修齊之化成以爲大姒有助焉故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作爲是詩以教後世也豈妾媵所能爲哉其哀樂之情皆詩人擬諸形容之辭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和聲也爾雅釋詁音聲和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鳥摯而有別淮南子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鄭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孔曰郭璞云雕類今江東呼爲鶚○汪德鉞曰左傳雎鳩氏司馬也司馬主法制爲鶚無疑水中可居者曰洲朱右曾曰大姒郃陽人故詩人以河洲起興今

陝西郃陽縣四十里大河經流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窈窕幽閒也韓詩章句貞專貌淑善逑匹也並繹詁文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淑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陳奐詩毛氏疏云大明傳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卽此所云淑女也親迎于渭言賢聖之相配也卽此所云好逑也○釈按序所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此章是也下忽設言其未得之哀正以形既得之樂反覆詠之也

參差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蒲北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接余也釋草文亦作莕○陸璣曰浮在水上根在水底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流求也釋言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流求一聲之轉釋詁流擇也求與擇正相成○姚永樸說釋文左右王申毛如字是毛指水之左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匡衡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秬按后妃能備庶物因以荇菜之可采與淑女之當求匡衡受齊詩所說與毛合韓詩外傳亦同是三家之大義微言不甚相遠寤覺寐寢也陳曰寤猶晤寐猶昧服思之也胡承珙毛詩後箋云莊子郭注服者思存之謂思服相連服亦爲思猶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悠

思也釋詁文○鄭曰臥而不周曰輾○陳曰輾轉與反側同義重言之者思之甚至不安斯寢此所謂哀而不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古音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五教反之

宜以琴瑟友樂之廣雅友愛親也芼擇也陳曰玉篇引作覒說文覒擇也擇者擇其根莖爾雅覒搴也搴擇義相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姚鼐曰房中之樂但有琴瑟耳賓祭有鐘鼓之樂后妃與焉○昶按鐘鼓毛以祭祀說之與匡衡所謂奉神靈之統義同德盛者正指祭饗言既得淑女而雍雍肅肅不淫其色故可以承宗廟是樂而不淫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胡曰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富辰曰召穆公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杜生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祖按作樂以詩協之故歌詩亦可謂之作范蔚宗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此必實有其事蓋歌關雎以刺康王不謂詩作於康王時也儀禮爲周公書巳云歌關雎其非康王詩明甚太史公劉向揚雄輩所言皆用康王事彼本非序詩但取後來故實爲說不爲誤而後人遂疑三家序詩亦以爲刺則誤矣關雎正始三家大義並同於毛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鄭曰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胡曰勤儉女功自是后妃本性本務而要推本於在父母家服習煩辱婉娩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而歸安父母之心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

木其鳴喈喈音飢

興也鄭曰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覃延也釋言文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陳曰採下章而言煩辱勞苦之意施移也陳澧曰說文施旗貌旖旗旖施也移禾相倚移也皆柔曲倚那之貌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黄鳥搏黍也段玉裁曰卽今之黄雀非倉庚戰國策云俛啄白粒仰棲茂樹詩所謂黄鳥也灌木叢木也爾雅木族生爲灌樌樌或作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陳曰爾雅諧和也喈諧同○昶按詠絺綌及葛詠葛因及黄鳥之飛鳴此文外曲致也不別爲義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莫莫成就之貌廣雅茂也○孔曰已可采用濩煑之也釋訓文精曰

絺粗曰綌說文絺細葛綌麤葛斁厭也釋詁文○朱子曰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雖

垢弊不忍厭棄也古者王后織玄紞韋昭曰紞所以縣瑱當耳者公侯夫

人紘綖韋曰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陳曰說文紘冠卷維也綖當作延說文無冕字冕以版

爲之延謂覆版之帛卿之內子大帶任大椿曰玉藻大夫素帶大夫命婦成

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陳曰爲絺爲綌志在女功之事

也服之無斁躬儉節用也古者王后以下皆國語文魯公父文伯之母陳先王古訓以自言效績而無有

怠惰皆以盡婦道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戶葛反澣害

否房以反歸甯父母古音滿以反

言我也馬曰爾雅言閒也謂閒廁言詞之中猶云語助也傳訓我亦本爾雅詩我疆我理之類我

亦語詞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昏義文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士昏禮文○孔曰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公羊傳文○䄍按我告師氏猶云寄語師氏也告我既歸夫家猶不敢忘師氏儉勤之教如下所述云云庶可以此歸安父母矣汙煩也鄭曰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陳曰芣苢傳薄詞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褘衣王后六服之一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王肅曰煩撋澣濯其私衣害何也陳曰古害曷聲同曷本字害假借字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䄍按害澣害否非問辭蓋審擇而分別之見處事得宜甯安也陳曰下有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九字是箋語竄入○胡曰潛夫論不枉行以

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甯父母也此亦第以歸甯爲無父母遺罹之意○朱曰此可見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張栻曰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朱鶴齡曰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事而后妃則志在相承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孔曰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劉敞曰后妃於君子有警戒相承之道不謂后妃己自求賢審官也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鄭曰謁請也○孔曰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魏源曰四牡代使臣言此篇代使臣室家言○昶按知臣下之勤勞一語是本詩之旨蓋欲以體羣臣之義輔佐君子故作爲此詩以道下情而又

明其志在進賢非私也能知臣下勤勞則求賢審官不難矣朝夕憂勤所以為后妃之志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郎反

憂者之興也箋按序云后妃之志此云憂者之興蓋謂后妃代憂者起興也解此則通篇辭旨瞭如矣采采事采之也陳曰爾雅采事也事采之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卷耳苓耳也釋草文○陸璣曰可煮為茹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韓詩敧筐也懷思釋詁文寘置陳曰寘者寘之俗行列也陳曰雙聲作思訓本左傳訓

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鄭曰謂朝廷臣也○馬曰左傳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是知周謂周徧言置徧於列位○箋按荀子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毛本荀子作傳最得詩意大夫妻嗟其所

懷之人以朝廷用賢置於列位故有是行役之苦如下三章所陳也

陟彼崔嵬五回反 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胡危反

陟升也釋詁文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段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戴者增益也雅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二文互異而義則一毛之立言爲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說文同毛 虺隤病也釋詁文隤當作穨 姑且也說文引作夃○胡曰姑者夃之借字夃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之辭 人君黃金罍五經異義云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祀按許述毛金罍罍但云酒器且明言諸臣之所酢與韓說大夫器正同又曰人君以黃金飾卽此所云人君黃金罍也言此金罍非大夫自有乃人君以黃金飾之以饗臣者釋經文彼金罍也 永長也釋詁文○鄭曰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饗燕

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祀按此大夫妻冀勞臣在外或能念此自寛也我者我其夫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古光音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釋山文玄馬病則黃陳曰當作馬病則玄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句同今本誤也上傳虺隤病此云馬病義互明虺隤疊韻玄黃雙聲皆合二字成義爾雅虺穨玄黃病也正釋此詩兕觥角爵也陳曰觥周禮作觵觵亦爵也以兕角爲之故云角爵左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此饗燕用兕觥之證傷思也釋詁文○鄭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祀按上能知其勤勞則雖勞不怨其室家以此相祝人君所當念也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段曰釋山土戴石爲砠謂用土戴于石上也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岨說文同毛而字作岨瘏病也痡亦病也並釋詁文吁憂也段曰說文忏恴也吁即忏之假借○胡曰釋詁吁憂也郭注引詩云何盱矣釋文盱本作忏是忏正字盱吁皆借字○鄭曰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和按猶言憂如何矣終慮其憂之無可慰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魏源曰焦氏易林云玄黃摧頹行者疲勞役夫憔悴踰時不歸亦指大夫行役之事○和按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文王之勞使臣可謂至矣此則勞使臣妻故曰后妃之志

樛居虯反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孔曰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

南有樛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音雖之

興也南南土也陳曰南國在江漢荊州猶不及揚州南土則近在岐周之地木下

曲曰樛陳曰爾雅下句曰枓樛枓聲義相通南土之葛藟茂盛鄭曰木枝以下

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履祿釋言文綏安也釋詁

文○○朱曰只語助詞君子自衆妾指后妃○和按姚永樸說儀禮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馬融曰貴人

者適夫人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胡曰爾雅蒙荒同訓荒亦有蒙密之義說文荒一曰草掩地也奄與掩同將大也釋文

詁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說文引作藥云草旋貌 成就也釋詁就成也○胡曰葛藟則更盤結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大終而成就○鄧元錫曰后妃逮下和平極矣天地和而萬物生至和召祥福履綏將且成焉宜子孫繩蟄矣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昶按言若螽斯不妒忌者謂不妒忌之德若螽斯之詩之所誦也猶言關雎之化行亦非即指關雎也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蚣蝑也孔曰螽斯斯螽一也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云今所謂春黍陸璣疏蝗類以兩股相切作聲 詵詵衆多也戴震曰詵與駪莘甡侁𦫵𦫵等字聲義相邇 振振仁

厚也（陳曰振與䟃詩並聲同義近○衵按此言螽斯之子且衆多如是宜爾之子孫不惟多而且賢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衆多也（釋訓衆也）繩繩戒愼也（釋訓戒也○韓詩外傳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螽斯羽揖揖（子入反）兮宜爾子孫蟄蟄（尺十反）兮

揖揖會聚也（馬曰揖蓋集之假借辭之輯矣新序引作集說文計詞之集也）蟄蟄和集也（胡曰爾雅蟄靜也郭注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語疑此傳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何楷以安靜解蟄不爲無據）

螽斯三章章四句（朱曰比也）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胡曰二南爲房中之樂又其體則風也與大明思齊諸詩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故可專美后妃況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古音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音姑

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孔曰桃少故華盛○段曰說文引作枖云木少盛貌夭卽枖之假借灼灼華之盛也段曰說文焯明也灼卽焯之假借之子嫁子也郝按之子嫁者此詁意不詁辭于往也陳曰于讀爲於於者自此之彼之詞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鄭曰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束晳曰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實貌釋木蕡藹郭注樹實繁茂菴藹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

猶室家也胡曰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自是指夫婦言謂其年時俱得故和順耳下

章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至盛貌陳曰蓁聲同臻又與溱通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一

家之人盡以爲宜人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張栻曰乖爭之風始於閨門

至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婚姻之能以時乎○方苞曰婦人固有當於夫而不宜於家人者至宜其家人

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於夫者始不爲燕暱之私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祁按后妃之化即關雎之化關雎之化即文王修身齊家之化桃夭宜其家人序云后妃之所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國多賢人故曰后妃之化矣

肅肅兔罝椓陟角反之丁丁赳赳居黝反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釋訓文○劉向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兔言不怠於道也○祁按不怠謂執事敬罝兔罟也釋器兔罟謂之罝郭注罝遮也遮取兔也丁丁椓杙聲也陳曰說文椓擊也爾雅樴謂之杙郭注橜也築橜於地而以捕罟器網之赳赳武貌釋訓文干扞也釋言文○鄭曰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兔罝之人賢者也有武力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陳啓源曰是賦體賈山云文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胡曰其義爲扞蔽其名自爲干盾箋申毛非與毛異左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音逵苗夔曰古音尻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苗曰仇與尻虓同從九聲

逵九達之道陳曰爾雅九達謂之逵韓詩作馗說文馗九達道也是馗逵同字○孔曰爲公侯之好匹○陳曰匹讀率由羣匹之匹晉語鎮撫國家爲王妃兮揚雄賦搜逑索偶臯伊之徒並與此同義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釋地野外謂之林可以斷制公侯之腹心鄭曰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孔曰言公侯有腹心之謀能制斷其是非○金履祥曰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詩必爲此事而作閎夭泰顛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與

兔罝三章章四句祁按賦也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曰天下和政教平也○孔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古音羽已反之

采采非一辭也孔曰見其采者多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釋草文宜懷任焉說文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麥令人宜子周書所云○陳曰任古妊字薄辭也陳曰辭當作詞說文凡文辭作辭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詞○王引之曰薄言皆詞也采取也陳曰采從爪取從又爪又皆手也有藏之也陳曰首章泛言采藏下二章乃分承之掇將承采袺襭承有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掇拾也說文拾掇也捋取也馬曰捋是寽之借字說文寽五指寽也○胡曰捋取也三字連讀猶言捋取之也蓋掇是拾其子之已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音結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戶結反

袺執衽也釋器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襭扱衽也釋器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陳曰扱猶插也○朱曰賦也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方苞曰觀桃夭則知女教之修閨閫皆內和而家理觀芣苢則知蠶織之隙婦人皆樂事而務藏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鄭曰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

域先受文王之教化○范處義曰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正義思作息今據韓詩訂正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古羊向反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也陳曰亦因見江漢而起興也　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馬曰說文喬高而上竦也喬枝葉皆上向與梓之垂者異故名喬爾雅以下句曰朻與上句曰喬對舉知朻木之逮下則知喬木之不能蔭下　思辭也孔曰求思之文在游女下傳先言思辭而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作休思也經之大體在辭上休求爲韻　韻　漢上游女無求思者鄭曰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以貞絜使之然○祁拔無求思者猶言無求之者讀思爲語詞也序更申言經之無求非無相求之事乃無相求之心故曰無思犯禮鄭箋無欲求犯禮者正本序爲說　潛行爲泳釋水文○馬曰說文泳潛行水中也蓋徒行涉水之

稱永長說文引此詩云水長也方泭也釋言作舫○馬曰說文泭編木以渡也舫有四義一併船一併木一船之通稱一用船以渡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古莫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薪貌陳曰高大之意錯雜也鄭曰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胡曰詩言娶妻每以析薪起興如南山車舝及綢繆之束薪豳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亦從婚姻起興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嚴粲曰此女出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求之○馬曰鄭君箴膏肓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車以往之事○胡按此自詩人歎美之辭言有女如此必能以禮成其室家非言己欲親迎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侯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居侯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草中之翹翹然王夫之曰葦下于萑萑下于蔞則蔞爲萑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馬曰蔞蘆雙聲蔞卽蘆之假借五尺以上曰駒公羊傳何休注鄉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孔曰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妹迴反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

麟之角古音祿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角所以表德也鄭曰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公族公同祖也

朱曰公族公同高祖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麏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麟哉○祁按自己而上數五世至高祖又下數五世至玄孫爲九族至六世則絕族矣朱子以同族爲同五世之高祖是也祖謂高祖而第曰祖者言同族卽知爲高祖言同姓卽知爲祖也首章同父之公子二章同祖之公子三章同高祖之公子皆有服之親故序以公子概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李光地曰此詩言公子公孫宜在樛木螽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見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詩毛氏學一終

詩毛氏學二

國風二

召南 陸德明曰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王應麟曰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鄭曰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胡曰雖止取興鳩居鵲巢然其均一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鳩鳲鳩 陳曰鳩五鳩之總名因序故知爲鳲鳩 秸鞠也 胡曰爾雅作鴶鵴郭注今布穀說文秸鞠尸鳩也月令鄭注鳩搏穀也皆一聲之轉 鳲鳩不自爲巢居鵲

之成巢鄭曰鵲之成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孔曰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鄒忠允曰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陳曰淮南子云日冬至鵲始加巢古人嫁娶在霜降後冰泮前故以鵲巢設喻百兩百乘也陳曰一車兩輪百兩以兩輪爲數也管子乘馬篇一乘四馬也百乘以四馬爲數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曰御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有之也胡曰爾雅憮厖有也郭注引詩遂憮大東今詩憮作荒傳荒有也蓋憮荒聲之轉荒方聲有輕重耳○租按傳訓方爲有而足其文曰有之者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用序說也將送也陳曰將訓行送又行之引申也送之者有留車之禮又有來媵之文韓弈祁祁如雲傳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之子送之者亦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陳曰盈讀如百室盈止之盈能成百兩之禮也陳曰言成之者宜室家甯父母○昶按前二章盛言百兩之迎送此又言非以百兩爲貴貴能成百兩之禮耳何彼襛矣序美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卽此所云成之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音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顧鎭曰蘩之供祭一見於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與之合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皤蒿也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于於釋詁文○陳曰上于以爲發聲下于訓爲於與在同

義

沼沚沚渚也陳曰沚沚訓渚渾言之也蒹葭傳小渚曰沚析言之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鄭曰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孔曰左傳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之事祭事也鄭曰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釋山文宮廟也陳曰爾雅宮謂之室室云廟者宮中之一室也公羊穀梁傳並云羣公曰宮此公侯廟稱宮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被首飾也顧鎮曰副編次皆爲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僮僮竦

敬也陳曰僮竦疊韻探下夙夜在公爲訓夙早也釋詁文○馬曰夙說文作𠈉云早敬也夙夜爲朝暮之稱亦爲早敬之稱以其時天尚未日而執事有恪故謂之夙夜周語夙夜恭也生民箋夙之言肅也與說文同義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釋訓祁祁遲遲徐也○朱曰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陳曰公讀祭於公之公謂公廟也在公質明而始行事還歸晏朝而退也祁祁爲事畢歸去之儀則僮僮爲助祭初來之儀

采蘩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孔曰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徐文靖曰中論云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胡曰防者以禮檢束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音婦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古音戸工反
興也喓喓聲也廣雅鳴也草蟲常羊也孔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
也陸璣曰小大長短如蝗趯趯躍也廣雅跳也阜螽蠜也釋蟲文李巡曰蝗子○陸
佃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
隨從君子陳曰庶人之家有不待備禮者沖沖猶衝衝也陳曰衝讀如憧憧往
來之憧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曰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憂不當君子
無以甯父母○陳曰古者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未成婦有歸宗之義左傳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
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反馬示與之偕
老不復歸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嫁不三月未成婦死則歸黨出則可
以歸宗止辭也覯遇姜炳璋曰覯者遇以禮也○陳曰爾雅遘遇也覯與遘通穀梁傳遇

者志相得也序卦傳遘者遇也物相遇然後聚詩言初昏之子得遇於君子夫婦和則家室成降下

也釋言文○瑕按言君子既以禮相遇則我亦降心相從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降謂降下其心禮卑法地正所云以禮自防也霸主以禮遇同盟猶夫以禮遇妻故謙言不足以當之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居月反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南山周南山也孔曰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陳曰周原在今岐山縣東其南太一山即周南山蕨鼈也釋草文○鄭曰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欲得禮惙惙憂也釋訓文說服也陳曰爾雅悅服也悅說古今字○瑕按說苑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也如此善道即禮也

惟禮可以服人故傳訓說爲服孔子之言與序說合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陳啓源曰爾雅薇垂水者謂生水旁澗溪潢潦薇生其旁不害爲山菜

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鄭曰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

○陳曰曾子問篇傳引之者以釋經我心傷悲也大夫妻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夷平也曰陳說文侇行平易也夷者侇之省

草蟲三章章七句孔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鄭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孔曰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祭祀也經所陳在父母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蘋大蓱也釋草苹蓱其大者蘋說文作薲濱厓也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也○瀕通濱藻聚藻也說文引作藻○左傳謂之薀藻杜注聚藻也行潦流潦也說文潦雨水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馬曰筐筥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說文又訓筐爲筥字本作匡筥說文作

篆月令作遽
湘亨也陳曰湘讀爲鬺假借字也漢書郊祀志皆嘗鬺享上帝鬼神顏注鬺煑也鬺享煑而祀也引韓詩于以鬺之說文䰞煑也鬺卽䰞也亨與煑同
錡釜屬有足曰錡孔曰俗本錡下又曰無足曰釜定本無○陳曰御覽二引皆無玉篇錡三足釜說文鬴鍑屬也或作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音酉下古音戶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奠置也陳曰奠訓置故奠祭爲置祭左傳寘諸宗室宗室大宗之廟也陳曰室宮同義皆謂廟
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鄭曰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孔曰取外成之義
尸主釋詁文齊敬胡曰祭義云齊齊乎其敬也
季少也孔曰以將嫁故以少言之
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孔曰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又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

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故傳歷言之

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 陳曰祭於宗室使之爲主卽所以禮之也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孔曰芼菜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陳曰傳於葛覃既言女師教女之事而於此又引昏義文者以明此詩亨飪蘋藻奠祭宗室正與禮記教成之祭合矣○胡曰潛夫論背宗族而采蘩怨臧氏玉林謂采蘩不言宗族當爲蘋字之誤是也白虎通義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而教不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

采蘋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祁按詩意是美大夫妻能循法度而詩之所述則追溯其法度之所由來以文法論是謂鹽題之腦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曰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

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胡曰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子踐反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蔽芾小貌陳曰說文蔽蔽小草也爾雅芾小也甘棠杜也陳曰爾雅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是甘棠赤棠皆得謂之杜惟別其色之白者謂之棠杜有實棠則華而不實說文棠牡者棠牝者杜杜甘棠也小雅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翦去陳曰韓詩作剗剗謂剗除與去義相近伐擊也胡曰翦謂去其枝葉伐謂擊斷其樹茇草舍也說文引作废云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鹽鐵論云召公聽斷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史
記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
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陳曰茇草舍以
下四十一字別本皆爲箋今據正義定爲傳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憩息也釋詁文○釋文憩本作愒說文愒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說舍也陳曰說舍雙聲蜉蝣箋說猶舍息也唐施士丐引毛注拜猶伐也可證今本傳文之有缺
毛殆以拜爲拔之借故箋申之曰拜之言拔也廣
韻引作扒云拔也疑出三家詩與毛字異義同

甘棠三章章三句朱曰賦也○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錢澄之曰此必彊暴之男彊委禽焉而不受因有此訟○昶按

列女傳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言夫婦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王伯厚以此爲魯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按已許嫁者蓋彊暴之誣辭以謂但一禮不備耳傳聞失實好事者遂以持義不往附會之魯韓所載是當時傳述此詩乃女子訴辭惟其衆論同誣故有待於召伯之聽序云召伯聽訟又目其男曰彊暴侵陵而以女爲貞女其非拒許聘之夫家明矣此蓋召公之定讞也於此見毛序之精

厭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古音豫謂行多露

興也厭浥溼意也陳曰說文浥浥溼也厭浥古語厭浥溼三字同聲行道也陳曰道義道路皆謂之道道此謂道路豈不言有是也孔曰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祖按興者女子固有是女子室家之道但不以無禮侵陵此正明其未嘗許嫁

誰謂雀無角（古音祿）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古音姑）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鄭曰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和按言誰謂者見衆口一辭微召公將不能自白）速召獄埆也（孔曰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陳曰速召獄埆皆疊韻依說文當作确）昏禮純帛不過五兩（鄭曰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孔曰毛引媒氏文意以爲禮不過五兩雖少不爲不足不足者事不和同○惠士奇曰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五兩則一束十端每端二丈純猶全也）

誰謂鼠無牙古音吾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音姑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墉牆也釋宮云牆謂之墉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陳曰說文牙壯齒也段玉裁注壯齒齒之大者統言之皆偁齒偁牙析言之前當脣者偁齒後在輔車者偁牙鼠謂不大故無牙不女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錢澄之曰室家不足亦不女從皆訟明後自幸之辭當必先爲疑獄而召公理而出之故曰召公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曰德如羔羊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嚴粲曰猶言好賢如緇衣○胡曰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與序首句合但序詩者之意與作詩者之

意絶不相蒙作詩者卽一事而形諸歌詠序詩者合衆作而備其推求故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羔羊之皮古音婆　素絲五紽徒何反　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古音陀

委蛇

小曰羔大曰羊孔曰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　素白也紽數也孔曰五紽言縫則紽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馬曰韓詩章句紽數名也玉篇紽絲數也釋文紽又作佗佗卽他字他者彼之稱也由此及彼其數爲二管子云一束十他又作十倍倍亦二也是紽爲二絲之數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孔曰古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祁按紽緎總是以素絲織組紃之數粗細疏密皆可飾裘故有用絲多寡之異　大夫羔裘以居陳曰居謂居家探下退食自公而言　公公門也劉履恂曰退食自公謂自公食而退左傳公膳日雙雞○陳曰謂應門也應門

內治朝爲卿大夫治事之所委蛇行可從跡也鄭曰委曲自得之貌○寀按行可從跡從順也謂行有常度也左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從者順道橫者逆道失臣節而猶委蛇自得故必毀折序云正直傳云行可從跡皆用左氏釋詩之語韓詩委迤公正貌

羔羊之革音棘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革猶皮也孔曰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緎縫也孔曰釋訓緎羔裘之縫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戴溪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纙倍纙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馬曰縫謂縫之也紽總傳訓爲數則緎亦宜爲數互文也皆縫裘所用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寀按大者總故用絲總數多小者縫故用絲少

也王引之曰緎二十絲總八十絲也字又作緵漢書孟康注緵八十縷也晏子春秋十總之布說文作緵云布之八十縷爲緵緵與倍紀爲緵之數合○朱曰衣服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胡曰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數語足爲此詩作注

羔羊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殷音隱其靁力回反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靁聲也陳曰殷猶殷殷也山南曰陽陳曰南山周南山也穀梁傳山南爲陽

靁出地奮震驚百里易文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鄭曰靁以喻號

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此君子也䂓按先詁何斯之義而下詁其辭斯此釋詁兩斯字皆訓此而義別故分言之斯此文違去鄭曰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陳啓源曰合釋違義兩此字祇當違斯之斯一字遑暇也釋言作偟古止作皇振振信厚也鄭曰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䂓按君臣義重惟其信厚故知其國爾忘家矣何斯二句自爲疑問閔其勞也末二句引義自釋知其不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陳曰山北曰陰北與背同北亦側也山東曰朝陽則左側也山西曰夕陽則右側也是陰與左右皆側矣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戶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或在其下陳曰在山下所謂靁出地奮也○按言亦在或在比君子不遑甯處處居也

陳曰處居疊韻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䄠按傳云靁驚百里箋云靁以喻號令是此詩非聞靁起興乃以靁之發聲比大夫之施號令其於六義蓋比體也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嫁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䄠按岐邑之化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觀媒氏設有專官則知民間婚娶朝廷皆有區畫故序云被文王之化得以及時而詩言求我庶士蓋謀氏統一方未婚娶之庶士而

計之非一人一家之辭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摽落也釋詁文○段曰說文𠬪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摽是𠬪之借字韓詩作莩又𠬪之誤盛極則隋落者梅也陳曰韓詩作楳字本作某說文隓落也隋與隓義近尚在樹者七也陳曰梅由盛而衰猶男女之年齒也梅媒聲同故詩人見梅以起興吉善也鄭曰迨及也宜及其善時○范祖禹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相代續關雎言后妃之德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故以桃諭摽有梅欲其早故以梅諭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聖人其覩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三音森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在者三也陳曰七三者合十數也詩人偶以之分章耳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塈取也馬曰塈者概之借玉篇引詩作概廣雅概取也亦省作既左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既亦取也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陳曰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請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不待備禮便行親迎惟凶荒然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此與傳訓合傳又本周禮會男女法申明不待備禮之義以統釋全章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人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蓋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以年盡之男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備亦得會而行之者也若過凶荒亦得行此乃為蕃育人民之法〇補按媒氏之文惟

毛得其旨不待備禮會而行之即所謂會男女奔者不禁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亦以不備禮爲奔非淫奔也其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嫁娶之大限逾此爲失時不以踰仲春之月爲失時也昏姻之義男下女謂之者非女子自言亦非其父母之言蓋媒氏之言也是知詩之謂即周禮之所云令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陳曰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亦取摽梅及時爲喻序與左氏說合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胡曰說文嘒小聲也下引此詩小聲是本義引申之為小貌廣雅嘒小星也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陳曰爾雅大火謂之大辰注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是心三星中央色最明也爾雅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左傳作噣詩釋文引爾雅作噣咮噣同聲通用正義引元命苞云柳五星與毛五噣合四時更見合下參昴總釋之也○昶按三五就小星中指其有名稱者蓋始見衆小星再審之則見在東者有心噣也小星喻衆妾三五喻貴妾之有位號者不敢斥夫人也至星體離合古今多寡參錯各有師授此不必泥肅肅疾貌釋詁肅疾也宵夜征行並釋言文寔是也釋詁文○陳曰日未出夜未盡曰早夜命不得同於列位也朱曰命謂天所賦之分○陳曰左傳辰嬴賤班在九人又杜祁班在四新序齊宣王召無鹽女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列位指貴妾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集韻引詩音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參伐也孔曰天文志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以伐與參連體統名之若同一宿昴留也孔曰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陳曰公羊傳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心東方宿伐西方宿詩蓋以東西列宿分章也爾雅西陸昴也衾被也說文大被裯襌被也陳曰渾言衾裯皆被名析言則裯爲被而衾爲不襌之被凡人入寢必衣寢衣而加衾也裯卽寢衣○昶按觀抱衾與裯句知古宮闈之制人主居處有定所不得恣意游宿猶若也釋言猷若也猷猶同○呂祖謙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按此詩賦也小星賦宵征時所見之實景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適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閒有適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適亦自悔也胡曰古者姪娣年十五以上與適俱行此詩所美之媵必是年在行限而適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而無怨懟之意○陳曰媵有賢行能絕適嫉妬之原故美之詩錄江有汜其猶春秋美紀叔姬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戚學標曰讀若喜

興也鄭曰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適媵宜並行決復入為汜釋水文

適能自悔也鄭曰是子謂適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陳漢章曰歸妹初九歸妹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二爻詞或即實象此事

江有渚諸呂反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胡曰釋名渚遮也體高能治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

至此而分流亦以喻妾媵宜俱行處止也昶按處謂同居止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者鄭曰岷山道江東別為沱○陳啓源曰沱渚皆泛稱惟沱是水名序獨言江沱之閒蓋二水閒之國○○朱右曾曰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陳曰荊沱在周之東南此為梁沱○○鄭曰嘯蹙口而出聲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范祖禹曰適悔其禍心而和樂也○郝敬曰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沱沱自況以洪流之量比適知分守命所以為賢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曰謂紂之世○昶按惡非刺也惡無禮故行禮也前二章言薄物亦可以為禮末章言失禮則見絕於人皆所謂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苞音摖之有女懷春吉士誘音酉之

郊外曰野野有死麕說文麇麞也籀文作麕　羣田之獲而分其肉孔曰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　白茅取絜清也孔曰易藉用白茅无咎包裹也陳曰說文勹裹也勹本字假作苞俗作包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孔曰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䄠按死即二生一死摯之死士昏禮摯不用死此言死麕死鹿亦殺禮之意　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䄠按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不備禮而娶故曰春不暇待秋懷春者當春而懷傷也草蟲賦大夫妻始嫁亦曰我心傷悲　誘道也孔曰釋詁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知進導一也○胡曰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陳漢章曰郊特牲男帥女女從男又云男先於女說文率先導也達爲帥本字故傳云道也○䄠按壻車前道謂親迎也當亂世雖殺禮速行亦必俟吉士誘道之

林有樸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本反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呂曰以樸樕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陳曰樸樕爲小木猶扶蘇爲大木皆疊韻連緜字○胡曰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疑古昏禮本有薪芻之饋芻以秣馬薪以供炬野有死鹿廣物也鄭曰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束猶包之也鄭曰純讀爲屯德如玉也范處義曰死鹿小木可謂微矣取絜白之毛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也白茅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陳曰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舒徐也脫脫舒遲貌陳曰集韻作娧本字脫借字感動也釋詁文帨

佩巾也陳曰士昏禮送女施巾設帨鄭注帨佩巾也尨狗也釋文音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范處義曰末章尚慮強暴之習未除設爲女家謂男子之辭當此亂世固不責其備物物雖微薄猶賢乎巳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胡曰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杜注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子皮非伯有一流於享宴之際無端而賦此以刺何爲哉○昶按杜注無使我失節正用箋語奔走失節則動其佩飾然則詩之無感我帨乃女子走而自感其帨言不以禮來則去之如恐不及也蓋既言殺禮又懼其過率故以是警之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詩義折中云賦也

何彼禯矣如容反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
德也鄭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曰言雖則爲屈尊之辭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音敷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音居
興也陳曰首二章言華之襛喻王姬車服之盛末章言以絲緡作釣謂王姬能執婦道以成其肅雝
之德襛猶戎戎也馬曰說文襛衣厚貌厚與盛義近戎通茸左傳狐裘尨茸即詩狐裘蒙戎
可證說文茸草茸茸貌韓詩作茙唐棣栘也釋木文○王引之曰栘字誤爾雅舊本當作常
棣栘唐棣棣也肅敬雝和呂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切指之○陳曰曷不曷也曷
何也言肅肅雝雝者王姬之車也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王姬
之車此乃王姬自乘其車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正也鄭曰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武王女文王孫孔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鄭志云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大誥註受命曰甯王承平曰平王君奭曰甯王之德是文王也洛誥注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胡曰國語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皇王烝哉告于文人之類

適齊侯之子朱曰詩疏武王有五男二女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一也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胡曰顧命齊侯呂伋則伋在成王時早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娠太叔杜注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安知不有幼女配呂伋之子○陳曰此承上章而言肅雝之王姬是文王之孫今乃乘車適齊侯之子謂初嫁時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士貧反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也釋詁文○馬曰維惟同玉篇惟爲鄭云以絲爲之綸正以爲釋伊緡綸也釋言文孫

炎曰皆繩名○陳曰傳於竹竿之釣以喻婦人之成其室家此詩興義當同言適齊侯之子者是文王之孫故能成其肅雝之德如此謂已嫁時也○荀悅申鑒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側留反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鄭曰應者應德自遠而至○祀按鵲巢齊家之事家齊而後國治故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側劣反者葭古音姑壹發五豝伯吾反于音吁嗟乎騶虞古音吾

茁出也段曰也當作貌說文茁草初生出地貌玉篇草出貌葭蘆也釋草文○鄭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陳曰葭蘆皆葦未秀者之稱豕牝曰豝釋獸云牝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曰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孔曰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陳曰傳言虞人翼之者所以補明經義之未備吉日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翼與驅義相近也此與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之說本無不合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胡曰說文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全用毛說惟仁獸義獸不同鄭司農注周禮又曰聖獸也序云鵲巢之應論語數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徵應之說有不可誣者○昶按春秋繁露云仁及昆蟲則麒麟至詩美其時書五豝一發之人故致騶虞之瑞于嗟乎騶虞歎其應之不虛也書紀虞廷治化亦曰百獸率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蓬草名也說文蒿也○段曰名字俗增全詩傳例無此一歲曰豵胡曰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傳訓豝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曰豵者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多小惟大小之形則約略可見耳○呂曰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亦可見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朱曰賦也○胡曰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是此詩文武時已入樂章故周禮儀禮皆有奏騶虞之文墨子云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可見騶虞爲文王時詩周公成王用爲射節耳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語必有所本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詩毛氏學二終